





中国历史故事

(二十)

文摇迟摇主编



目摇摇录

魏孝文帝·····	员
“争富”和“佞佛”·····	苑
胡太后乱政·····	员
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·····	员
尔朱荣入洛·····	怨
高欢建北齐·····	圆
宇文泰据关陇·····	圆
东魏和西魏的战争·····	猿
东魏西魏邙山决战·····	猿
北齐的鲜卑化·····	源
北齐的暴政·····	源
北周的建立·····	缘
北周灭北齐·····	缘
北周灭北齐之战·····	怨
徐傅废立·····	远
元嘉之治·····	苑
彭城王专政·····	苑
刘劭政变·····	愿
盱眙之围·····	愿
金陵王气尽·····	愿
北周武帝统一北方·····	怨
道教的创立·····	怨
佛教的传入和盛行·····	怨

佛图澄道安弘佛.....	宗国
慧远弘佛.....	宗猿
书僧智永.....	宗远
书僧智果.....	宗国
范缜的《神灭论》	宗猿
云岗和龙门石窟.....	宗远
祖冲之与“祖率”	宗恕

魏孝文帝

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杰出的君主。他五岁做了皇帝，国家大事，决定于他的祖母文明太后。文明太后是一个有才略的政治家，在献文帝时，便掌握大权，前后当政二十五年。五世纪八十年代，她排除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的阻挠，进行了巨大的改革。孝文帝在她影响下，深受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，从经史百家中学习了汉族封建统治的经验。

人们说，文明太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。孝文帝早熟、机灵。太后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不利，有一次，把他关在空屋里，天气很冷，只让穿单衣，三天不给饭吃，打算把他废掉；又有一次，因为宦官说他的坏话，还“杖”了他几十下。

源熙年，太后死了，孝文帝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，守孝服丧，开始不进饮食，后来勉强吃一点，但也吃得很少。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老规矩办丧事，不要过哀。孝文帝却以为祖宗时，南征北战，“重武略，不重文教”；言下之意，不愿墨守祖宗成规，要在“文治”上下功夫。他对祖母的“哀慕缠绵”，也许并不是由于悼念，而是激励生者继续进行汉化，为进一步搞好“文治”做个样子。

在政治上，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的肖孙。这两个人的事业，都是在用汉化巩固北魏的统治，而孝文帝更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源缘年，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，标志着这一新阶段的开始。

中原的富庶，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。北

魏道武帝、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。但那里条件还不成熟，平城和所谓近畿之地是北魏政权的根本所在，夏和柔然时时威胁着它的西境和北境，而中原地区也还因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之间的隔阂尚深，迁往中原，不能不使鲜卑统治者有所顾虑。

北方统一之后，实行“文治”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。鲜卑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合作，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强。北魏政权，也愈来愈依赖中原地区谷、帛的支持。原来出战士，输战马，征伐四方的中心——平城，担当不了“文治”的任务。迁都洛阳，便成为当日形势的要求了。

一百年来，北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北魏的对外关系，转而以和它敌对的南朝为中心。从政治上和南朝争取汉族士大夫，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。源熙年，北魏讨论“行次”（五行的次序。照汉代学者的意见，其顺序为木火土金水），这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讨论。孝文帝采纳了李彪的建议，认为北魏继承西晋，西晋是金，魏当为水，魏是正统所在。要和南朝争正统，理所当然的不能再僻处平城，就要把都城迁到汉魏（曹魏）的故都洛阳去。

源熙年，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，孝文帝在邺城接见他。王肃出身江南高门，是南方士族的领袖，孝文帝对他十分器重，恨相见之晚。历史记载上说那里孝文帝“方议兴礼乐，变华风，凡威仪文物，多肃所定”。孝文帝继文明太后之后，力图改变鲜卑旧俗，不仅对象王肃那样的人物，恨相得之晚，和南方交战，也屡次释放俘虏，说“在君为君，其民何罪！”还禁止掠夺，宣布犯禁的处极刑。这是在和南朝打政治仗。这样，也就要把都城迁到洛阳去。

任城王拓跋澄被派回平城去做说服工作。他原来也弄不清南伐的目的，和孝文帝有过激烈的争论，后来孝文帝私下告诉他：“平城只能用武，不适宜于文治。”他这才转过来支持迁都。拓跋澄动身回平城时，孝文帝着重地嘱咐他：“要好好干啊，革去旧俗的日子，已经到了！”

另一位大贵族于烈，被派回平城担任留守的重任。孝文帝曾经问他：“你赞成迁都吗？”于烈说：“你的深谋远虑，我现在还不明白。我的内心，是一半乐迁（赞成），一半恋旧（不赞成）。”孝文帝认为这个人忠直，说：“你不唱反调就行啦！”

平城贵族知道要迁都，一时很是震动。拓跋澄回去后，百般晓喻，不安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。源熙年，孝文帝又亲自回到平城去，召集文武百官，晓以迁都的利害。

北魏汉化，经过的时间很长久，道路很曲折，在鲜卑贵族中，始终存在一个反对派；落后保守的势力，始终阻碍汉化的进程。

孝文帝对反对派的工作，做得很细致，很认真；但反对派顽固到底，源熙年，终于掀起一场叛乱。鲜卑大贵族穆泰、陆叟，阴谋在平城建立一个和洛阳对抗的政权；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，在反对派的怂恿下，密图从洛阳逃回平城去。武装叛乱被压平了，拓跋恂被废后终于赐死。

西晋灭亡以来，荒废了一百七十多年的魏（曹魏）晋故都洛阳，成了北魏的新都。源熙年，孝文帝开始重建新都，到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手上才建设完成。

迁都之后，从平城迁到洛阳的人，叫做“代迁户”，总数约有一百万人；其中，勇士十五万被编成禁卫军（羽林、

虎贲)。洛阳附近的河阳(现在河南孟县西),设了一个新牧场,养马十万匹。每年从河西选马到并州牧场,让马习惯内地水土,再迁到河阳来。一部分拓跋部人民以及北边其他各族人民,便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。迁都后,摆脱贵族传统保守势力的影响,北魏汉化的改革更广泛,更迅速了。源颢年,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服装,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;禁止鲜卑话,改说河南洛阳话;“代迁户”都在洛阳落了籍,死后葬在北邙山(在洛阳的北面)。有一次,孝文帝在洛阳街上,看见一个鲜卑妇女,坐在车中,作鲜卑打扮。后来,在朝见群臣时,便责备任城王拓跋澄,说他督察不严,奉行命令不力。拓跋澄为自己辩解,说只有少数人这样打扮;孝文帝尖锐地问道:“难道要全部这样打扮才算督察不严吗?你这样说,简直是‘一言丧邦’!”又转向史官说:“应该把这件事记载下来。”

源颢年,又命令改去鲜卑姓,他自己改姓元,其他改姓长孙、穆、奚、陆、贺、刘……;把鲜卑族的穆、陆等八姓定为国姓,和汉族大姓崔、卢、郑、王同等待遇,享受同样的政治特权。汉族大姓,叫做郡姓;郡姓之中,又分四等,最高的叫做甲姓。从此完全承袭了魏(曹魏)晋以来的门阀制度,“以贵袭贵,贱袭贱”,按门第高低来分配官职。但门第高低,皇帝可以左右,和南朝不同。这正如“三长法”和“均田制”的实行,代表中央集权力量的皇帝,在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中占了上风。

孝文帝又通过婚姻方式,来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的联系。他自己取四姓(崔、卢、郑、王)的女子入宫,又为他的五个弟弟娶汉族大姓的女子做正妻。范阳卢氏,一家

娶了三位公主。政治利益进一步把鲜卑统治者和汉族高门结合在一起了。

“文治”构成了汉化的核心。北魏的国家机器，随着封建化的逐渐完成，也更为完备了。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为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，这是一条历史规律。孝文帝和他的前辈什翼犍、道武帝、太武帝、文明太后一样，在鲜卑族汉化过程中，顺应了这一规律，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。

西晋以来，我国北方各族经历了一场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变动，他们通过和平交往，也通过战争，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文化，形成了这一时期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。那些“代迁户”渐渐失去了旧有的联系，在新的地方取得了新的联系，学得了新的风俗和新的嗜好。残存至今的六世纪中叶的敦煌户籍，说明已成为均田户的匈奴、高车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，已经同当地汉人完全没有差别。可以想见，在其他地方，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情况也相差不多。

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，提倡鲜卑人学习汉族的文化知识。鲜卑贵族自认天资笨，学不来；他却强调重要的是学习与否。他自己学习很努力，亲自动手写诏令，作诗赋，和汉族文人学士相比，并无逊色。

源熙年，孝文帝在南伐的归途中病死，才三十三岁。

“争富”和“佞佛”

源~~袁~~年，魏孝文帝开始营建新都。新的洛阳城，在汉魏（曹魏）故城的基础上重建，前后经过了十年。城东西长约六里，南北九里，大小和故城一样。城外东西南三面，有市场和街坊，伊、洛二水，为这些市场提供了交通运输的便利。如果把这些包括在内，新都的规模，东西二十里，南北十五里，比汉魏（曹魏）故都大得多。

城南四里的洛水上，有一座浮桥叫永桥。桥南有整齐优美的建筑群；大街小巷，槐柳成阴，掩映着高门绣户。靠东是北魏招待各方来人的地方，靠西是这些人的居留地。从南方来的人住在“金陵馆”，三年以后赐宅“归正里”；从东方来的人住在“扶馆”，三年以后赐宅“慕化里”；从北方来的人住在“燕然馆”，三年以后赐宅“归德里”；从西方的来的人住在“崦嵫馆”，三年以后赐宅“慕义里”。

居留在这里的所谓“附化之民”，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家。其中，从南朝来的三千多家，老百姓管他们居住的“归正里”叫“吴人坊”；人们在那里贩卖水产，因此又叫“鱼鳖市”。

城西四里有个大市，周围八里。大市东面，有许多商人的住宅。有一个叫刘宝的富商，住宅建筑得富丽堂皇，进进出出的排场，仿佛王公贵族。他不但在洛阳有商号，各地通都大邑，也都设有商号。每个商号养马十匹，供贩卖时运输。历史书盛夸他的买卖无所不至，说是舟车可以到达的地方，都有他的买卖。这些大商人，把全国各地，远至外国的

物产运到洛阳来，供贵族、官僚享用。他们和贵族、官僚一样，受劳动人民供养，吸吮劳动人民的膏血。

大市西面的延酤、治觞二里，居民以酿酒为业。河东人刘白堕酿酒，最为有名。据说，酒味香美，喝醉了，很久醒不过来。王公贵族，去外州做官，都要带上这一佳酿登程。有个叫毛鸿宾的官僚，去南青州当刺史，带上这种酒上任，路上被“劫”；“劫盗”喝了，沉醉不醒，一一被擒。官僚们便把这种酒叫做“擒奸酒”。

荒废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洛阳，成了北魏的新都，也成了北魏统治者享乐纵欲的中心。象高阳王元雍的住宅、园囿，和皇宫、禁苑一样豪华，吃一顿饭，花费数万钱。河间王元琛，和元雍比富，家里养骏马十余匹，有远从波斯国来的，名为“追风赤骥”，日行千里；马曹是银制的，环锁是黄金制的。他邀集王公饮宴，金银用器几百种，来自西域各国的水晶、玛瑙、赤玉雕琢成的酒杯、饭碗、菜盘，都十分精巧。府库中，藏满了钱绢和各种织物，有毛织的锦罽，（音计，地毯），麻织的越葛，丝织的绸绫，罗的颜色洁白如雪，縠（音胡，罗的一种）轻得象雾。他对章武王元融说：“不恨我不见石崇，恨石崇不见我。”（石崇是西晋有名的富人，曾和大贵族王恺斗富，晋武帝帮着王恺，也斗不过他）元融见了这般奢侈，又叹羨，又懊恼，躺在床上三天起不来。江阳王元继来看他，说：“何必这样呢，你的财产，不见得比他少呀！”元融说：“我过去总以为只有高阳王的财产比我多，现在才知道河间王又胜过高阳王！”

贪婪充满了这些王公贵族的心。

统治阶级在精神上同样堕落。缘元年，胡太后（宣武帝

元恪的妻子)在洛阳城内造了一座佛寺,叫伏永宁寺,僧房楼观,大小一千余间。寺内有九级浮图(塔)一座,高一千尺,上面有闪闪发光的金顶。塔上有金铎一百二十枚,金铃五千四百枚,“高风永(长)夜”,铃铎声韵铿锵,远远传到十多里外。浮图北面有座佛殿,供奉一尊丈八的金像,十尊普通高度的金像,三尊绣珠像,五尊金织像,两尊玉像,制作十分奇巧。自从佛教传入中国,这样的佛寺、宝塔,还是第一次出现。

缘愿年,洛阳佛寺已有五百所;缘源年,激增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。州郡佛寺,这时,有三万多所,僧尼多到二百万。

洛阳南面的伊阙,山崖峭拔,北魏皇帝在这里为他们的父母凿石造像,营建石窟。三个巨大的石窟,从缘固年开凿,到缘蒙年,用了八十多万人工,继续了二十四年,统治者造像立寺,一时成风,贵戚冯熙一人,在各州郡造的佛寺,多到七十二所。

斗富和佞佛,说明了北魏统治者的生活腐化和精神空虚。

兴建佛寺,耗费了无数的人力和物力。在北魏政府残酷剥削之下,忍受不了“调役”(租税和力役)的人们,以出家为名,逃往寺院。一小撮僧侣地主,便广占田园和劳动人手。政府直接剥削的对象,因之减少,其财政收入也减少了。

在魏孝文帝死后不到二十年,北魏便面临着崩溃的命运。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在位时,吏部这个衙门,已经成了卖官的市场,被当时人叫做“市曹”。缘近年,吏部尚书元

晖定价卖官，大郡二千匹绢，次郡一千匹绢，下郡五百匹绢，其他官职，也按不同等级，定出不同售价。孝明帝（宣武帝的儿子）初年，元修义做吏部尚书，上党郡太守出缺，有个中散大夫高居，皇帝已经允许他优先补官，他便求补上党郡守。但是元修义接受了别人的贿赂，不肯给高居这个位子；高居便在公堂上，大呼有贼。有人问他：“光天化日，哪来的贼？”高居指着元修义说：“坐在这里的人，因为别人出了重价，违背皇上命令，不让我去当官，岂不是白日行劫吗？”

缘起
魏年，崔亮做吏部尚书，实行“停年格”，当官的人，一律按年资顺序补官。当时，有人认为这个办法不好，不论人才高下，也不管人品好坏，不合任官唯才唯贤的标准。崔亮承认这些意见有理，但认为不合“权宜”。“停年格”的实行，正反映了当时官位竞逐的剧烈，也说明了北魏统治者处理这个问题时的束手无策。

贪污之风一时泛滥成灾。河间王元琛做定州刺史，任满回洛阳。胡太后（孝明帝的母亲，孝明帝在位，由她当政）说：“这个人在定州，什么都要，只差没有把中山宫搬来！”（中山是后燕的都城，北魏皇帝在这里有行宫）

有一次，胡太后带了一班王公大臣去看库藏，让他们自己从绢库里背绢帛，说能背多少，便给多少。大贵族章武王元融，大官僚李崇，都给绢压得跌倒了，一个跌伤了脚，一个跌损了腰。

统治者贪财逐利，丑态百出，这不过是几个例子。

北方经济，在北魏统一之后，经过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，有了较大幅度的恢复和发展。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财

富，在孝文帝死后三四十年中，被消耗得精光。改革时，规定户调绢一匹长四丈，不准滥收。这时，官吏征收绢帛，每匹却长到七八丈。田租粟米，也因采用大斗、重秤，增加不少。“均田制”下农民的负担，骤然增长了一倍到两倍以上。高利贷者趁火打劫，利息高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五。

“委斗筭（小人）以共治之重，托硕鼠（贪官）以百里之命”，统治阶级中有一些人，对这一现状，也不禁感到悲愤，发出了这样的责难。

胡太后乱政

太和二十三年（~~源~~491年），孝文帝死，皇太子元恪继位，是为世宗宣武帝。宣武帝在对南朝的军事斗争中，有一定武功，但在国内政治上却无所建树。他崇尚儒学，沉迷佛教，“宽以摄下”，优柔寡断，致使北魏政治开始逆转。腐败现象日见滋蔓。他的近侍右卫将军元晖、侍中卢昶二人，时人号称为“饿虎将军”、“饥鹰待中”。元晖任吏部尚书，公然在吏部定价售官，“大郡二千匹，次郡一千匹，下郡五百匹”，其它官职，也皆按等级标价出售，天下人讥称吏部为“市曹”。执政大臣莫不贪财受贿。咸阳王元禧任侍中、太尉，受孝文帝遣诏辅政，位居宰辅之首，而受贿为人请官，蓄养姬妾数十，仍然是意犹未尽。另一顾命大臣北海王元详，任司徒、侍中、录尚书事，也是位望兼极，而“贪冒无厌，多所取纳，公私营贩，侵剥远近”。又纵情声色，大建园池，逼占民宅，朝野闻知。高肇以帝舅任尚书令、冀州大中正，最为宣武帝亲信，但胸无学识，控制不住政局，使

在朝官吏，莫不丧气。

延昌四年（~~缘~~缘）年，宣武帝死，太子少傅崔光、侍中领军将军于忠、詹事王显、中庶子侯刚等人迎太子元诩即皇帝位，是为孝明帝。尊高皇后为皇太后，尊其母胡充华为皇太妃。高太后谋议诛杀胡充华，宦刘腾密报侯刚等人，反逼高太后削发为尼，出居瑶光寺。胡充华成为皇太后。这时元诩年仅六岁，胡太后遂临朝听政。胡太后死后谥号为“灵”，故又称其为灵太后。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始，为防止母后、外戚擅权，立下一条制度，凡皇子被立为皇太子者，其母必须自裁。因此后宫嫔妃，均盼生女不生男，即使生男，也唯恐立为太子。唯独胡充华认为，不可因一人畏死而使皇家无嗣，祈祝自己能生太子，及其怀孕，有人劝她坠胎，被她谢绝。她生下一子，名诩，是宣武帝的长子。元诩二岁，被立为太子，宣武帝也革除旧制，从此立太子不再杀其母。

胡太后临朝听政后，北魏政治更为败坏，她无政治远略，生活上荒淫奢侈，崇信佛教，初听政，便滥用民力，在京师修建永宁、太上公等佛寺。永宁寺中建九层浮图（塔）一座，高一百丈，离京城百里便可遥见。角角悬有金铎，共一百二十个。浮图北有佛殿一所，中塑丈八高的金像一尊，还有一人高的金像十尊，绣珠像三尊，金织像五尊，玉像二尊。寺内共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，皆是“雕梁粉壁”。门墙也是用功奇巧，“世所未闻”，确实是“殫土木之功，穷造形之巧”。胡太后又令外州各造五级浮图，又常常大办佛事斋会，施舍物品全以万计。胡太后如此佞佛残民，使“百姓疲于土木之功，金银之价为踊上”。在胡太后的默许纵容

下，王公贵族的腐败也更为严重。帝族王侯、外戚公主，“擅山海之富，居川林之饶”，大兴土木，追逐着争侈斗富。“高台芳榭，家家而筑，花林曲池，园园而有”。高阳王元雍的王府花园，富比王宫，吃一餐饭，耗钱数万，还蓄养着僮仆六千，妓女五百。河间王元琛最为豪奢，除蓄养妓女三百外，还养着波斯、西域诸国的名马十余匹，皆以银为槽，金为锁环。经常大宴宗室，陈列家藏宝器，仅金瓶银瓮，就有一百余口，还有水晶钵、玛瑙盃、琉璃碗、赤玉卮数十枚，都是来自西域，中原所无。另外锦罽、珠玕、冰罗、雾縠等充满府库，绣、缣、绌、绫、丝、彩、越、葛、钱、绢等不可数计。他曾对章武王元融说：“不恨我不见石崇，恨石崇不见我”。元融也极富有，但见元琛比他带富，气得生了病，还家后卧床三日不起。江阳王元继来探望病因，他对元继说：“只以为高阳王一人宝货多于我，谁知河间王又过于高阳王。”大小官吏都只想着比富，贪官污吏也就愈来愈多，促成了北魏王朝“土崩鱼烂”之势。胡太后在用人方面也是“委用非人”，她重用奸佞宦官刘腾和妹夫元叉，任由其胡作非为。刘腾为侍中、光禄大夫，常常干预朝政，受人贿赂，为人求官，皆被胡太后批准。河间王元琛，为定州刺史，以贪纵著名，任满还朝，被废于家。他请求为刘腾的养子，贿赂刘腾金宝以巨万计，刘腾便向胡太后推荐他为都官尚书，出为秦州刺史，到任后又变本加厉地大肆聚敛，百姓视他如虎狼。元叉也是恃宠骄盈，野心勃勃，皆不把朝官放在眼里，太傅清河王元怿，也是胡太后亲信，以亲王辅政，看不惯元叉的为人，想方设法贬退他。正光元年（534）年，元叉勾结刘腾抢先一步，诬陷元怿欲谋害宣武

帝，矫诏召集公卿，杀害元怵。二人恐胡太后怪罪，又幽禁胡太后于北宫。从此刘腾与元叉共执朝政，表里擅权，一个在宫内，一个在朝廷，“共裁刑赏，政无巨细，决于二人，威振内外”。朝廷八坐、九卿等大官，每日要先去刘腾府上请示问安。观颜察色，然后才敢归各官府办公。大臣有事请求，不论公事私事，只看送上钱物多少。又利用手中大权经营商业，刻剥六镇，“岁入利息以巨万计”。元叉在朝廷也是执掌机要，任情罢免官吏。他的父亲京兆王元继见儿子在朝廷得志，在家与妻子公开受贿授官，大小官吏，不送礼便不任命，甚至连郡县的小吏也得送礼才能任命。在这种腐败政治下，牧守令长无不是极力贪污，“由是百姓困穷，人人思乱”。

刘腾病死后，元叉独掌内外大权，意骄志满，纵情酒色，放松了对胡太后的防卫。孝昌元年（~~缘~~缘）年，胡太后乘机与高阳王元雍定计，解除了元叉的军权，后又赐死于家，元叉党羽，均被罢免，胡太后二次临朝听政，大赦改元。

这时在地方官吏、镇将的残酷剥削压迫下，六镇等地的各族人民起义业已爆发，如火如荼。胡太后不思选拔人才，整顿吏治，征治贪官，清除腐败，抚慰民心，与民休养生息，缓和阶级矛盾，照旧是“颇事妆饰，数出游幸”。又从自己的私欲出发，重用毫无威望的郑俨、徐纥等人，这些人手执朝纲，势动内外，与她一样“宣淫于朝”，大失众望。因连年镇压农民起义军，府库空虚，国用不足，北魏王朝向均田农民预征六年租调，仍是入不敷出。胡太后又下令加重各种税收，改京师地区田租一亩为五升，借贷公田的农民每